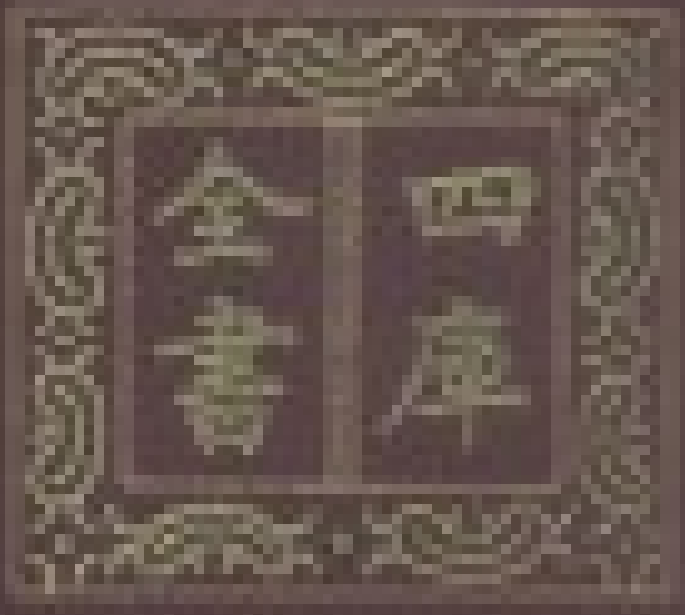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第一八〇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大事表（二）
附錄
讀春秋偶筆
輿圖
清　顧棟高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吉禮表

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其目有三曰郊曰禘曰大雩而望亦郊之屬因郊遂以有望凡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于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巳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于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況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盛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樂矣閔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僖公用禘禮以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始褻于常祀之禮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八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此之皆用羣公之廟之無不用也嗚呼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為上僭上僭自魯公以後世世行之孔子身為魯臣子而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為大夫所竊是為下陵下陵自宣成之世始之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其甚者書之郊以龜違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氷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于桓再見于僖成五見于襄而七見于昭桓公為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本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君有短垣而自踰之何有于大夫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為幸之一為惜之低徊之辭深于痛哭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則不在大夫嗚呼此孔子當日作春秋之發凡起例也

郊

吳氏澂曰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為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于常而後書

霞峰華氏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四望闕其一降殺于天子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為祈穀之郊在啓蟄之月魯君諸侯而郊已為非禮其末流之失抑又甚焉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或踰啟蟄之節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書九月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隱桓莊閔不書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卜郊不從則書四卜五卜以瀆書用郊以廢卜書郊牛傷鼷鼠食郊牛以

紀異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若宣三年王喪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從吉違禮褻天則又比事觀之而惡自見矣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止于三汪氏克寬曰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而明堂位註疏以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曰祈穀皆誤也戴氏溪曰魯之僭郊自僖）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傳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可望也張氏洽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時天王崩甫四月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春秋所以特書之家氏鉉翁曰魯宣篡弒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一）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季氏執國命以傷君威之象程氏端學曰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鼷）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夏四月不時也范氏甯曰郊時極于三月）（吳氏澂曰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九月非所以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趙氏鵬飛曰成公七年十年蓋嘗卜之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故不復卜而直用之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吳氏澂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

（公始其說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証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至定之終哀之始則習玩已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汪氏克寬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

（書十有六言辭煩而不厭特著其變異）

襄十五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高氏閌曰魯本不當郊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也乃卜不從故耳汪氏克寬曰僖三十一年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

（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汪氏克寬曰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異曾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曰不郊起之也）

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公羊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范氏甯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黃氏震曰郊牛死傷廢郊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汪氏克寬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于親矣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

（禮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禮而亦書之者蓋四月則為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書之以譏其非時非譏其瀆卜也

吉而不敢免也

高氏閌曰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今在喪而蕆事則為不敬于天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于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其罪與哀公等

禘

案杜氏以審諦昭穆謂之禘合食羣廟謂之祫祫即禘禘即祫一祭而有二名也故閔二年僖八年之書禘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穀皆以為祫祫即禘也故杜氏亦以大事為禘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亦禘也故孔氏正義亦謂之禘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明稱禘于武公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明稱禘于僖公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傳文灼灼可據故無論經書大事有事皆祫即皆禘也自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與羣廟而以毀廟與未毀廟之主

合食太廟謂之大祫單就七廟合食謂之時祫夫后稷之所自出何人謂嚳也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歷考詩書及孔孟之文無一言及帝嚳者大雅之生民商頌之長發魯頌之閟宮止及姜嫄玄鳥無一言及稷契之父為何人者乃史公因世本之妄說謂稷契與帝堯為親兄弟果爾則堯在位七十載何不聞舉其親兄而必待舜舉之乎孔子又何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乎世本創其說于前而國語史記與戴記從而附會于後千年鉅典看破竟屬子虛故謂禘為祭始祖之所自出者趙伯循不知何所本歷考三傳及三傳之註疏杜孔鄭賈服諸儒未之有也世特呂朱子大儒既從其說不敢違異遂成鐵案後儒遂以經書大事為祫祭有事為時祭于禘無與不知其實皆禘也故今斷從左傳及杜氏之說

閔二年夏五

僖八年秋七

文二年二月

八月丁卯大

宣八年六月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公羊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氏休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劉氏敞曰禘非禮也吉禘亦非禮也于莊公亦非禮也張氏洽曰此蓋出于哀姜慶父樂哀謀纂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杜氏預曰禘三年大祭之名致者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審定而列之昭穆哀姜淫而與弒薨又不于寢僖公疑其禮故死已八年遲遲歷三禘之久至是果行之嫌異常故書案哀姜與弒二君而入周公之廟其失禮不待言此條三傳及諸儒其說不一或以為成風或曰以聲姜今斷從左氏詳見三傳異同表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時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正義曰此謂諸侯之禮尸柩已遠孝子求索不知所在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至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于是乃大祭以審定昭穆謂之禘又曰諸侯五月而葬葬日而虞閒日一虞凡七虞明日而為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為祔祭

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傳逆祀也杜氏預曰大事禘也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及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禘則知此大事有事于太廟皆禘也汪氏克寬曰僖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猶未祔廟緩也喪未大祥而遽大事于太廟亟也何為緩于祔祭而亟于祫祭也蓋嫌祔于祖僖公當祔桓公之廟而閔公之入桓廟已遷兄弟同昭穆則僖閔同穆之南廟而僖公當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正義曰有事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不言禘而畧言有事者以禘祭得常不書為下繹祭故書月

始作木主以依神特用喪禮祀于寢其四時常祭禴祀烝嘗及三年喪畢而為禘祭並行之于廟禮當如是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祔而作主更在卒哭之明日通計不過卒月月令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木主是太緩故曰非禮也

祔閔公之廟矣文公所以緩于祔祭者正為不欲以僖公居閔公之下夏父弗忌特竊其意而為之說文公既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遽大祫升僖于閔急急為之不待喪畢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情見矣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

昭二十五年春禘于襄公經不書

左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氏預曰蓋襄公別立廟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巳禘於僖公杜氏預曰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祀

乎吾見赤黑之祲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正義曰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皆書禘此不言禘而畧言有事者不為禘祭而書為下叙弓卒書也武公廟毀已久成六年復立之魯遂以為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不于太廟亦非常也

而祈焉不于太廟者懼于僖神故特于僖廟行順祀正義曰大祭于太廟㠯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以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今為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并厎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后昭穆祭之故循用禘禮不于太廟而于僖廟者以將退僖升閔懼于僖公之神故就僖廟行之使上世之主就食僖廟此陽虎亂臣所為非正也

大雩

汪氏克寬曰經書雩二十一左氏于桓五年云書不時也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互文見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實以旱書而并著其僭耳

吳氏澂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異于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故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

桓五年秋大雩

孫氏復曰雩者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其常也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程子曰成王賜魯重祭得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趙氏鵬飛曰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時祭也周禮司巫國有大旱則帥巫舞雩旱祭也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吳氏澂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冬大雩

劉氏敞曰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

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特雩于境内之山川耳大雩僭也然其來已久不能悉書故因其非時則書之

襄五年秋大雩

左傳旱也高氏閌曰因旱祭志僭也

昭三年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汪氏克寬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亦可見災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襄十六年秋大雩

案是年五月地震齊連伐北鄙又因旱而雩國勢亦孔棘矣

昭八年秋大雩

案是年秋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非時而耀兵傾國以從蒐狩而

襄十七年九月大雩

案雩為旱祭連歲大雩則連歲旱可知矣

昭十六年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高氏閌曰是歲春無冰而秋旱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變之數見矣

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畧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吁可歎哉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書再雩旱甚也高氏閌曰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

定元年九月大雩

薛氏季宣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是時方憂旱連書之以志三家之横

定七年秋大雩

案是時陽虎專政雩祭之禮并非三家為之矣

九月大雩

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汪氏克寬曰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不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又不知儆而有寶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横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鑒

定十二年秋大雩

案是時孔子為政而經之書雩亦止于此

常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汪氏克寬曰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㠯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大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故書之以示貶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烝者何冬祭也常祀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杜氏預曰此非為過時而書為下復烝見瀆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禮甚矣）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以為災之餘而嘗也志不敬也）（張氏洽曰壬申有御廩災之變宜遇災而懼未可有事于祖考況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其苟簡滅裂概可見矣春秋書之以責其不時且

不敬也）

不告朔

杜氏諤曰六月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録之是幸其禮之不盡廢也十六年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宗此閏月謂閏十二月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㠯朔日但身至廟朝謁而已）（汪氏克寬曰春秋書猶朝于廟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杜氏預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朔也）（高氏閌曰若真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公非有疾欲待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

宮廟

汪氏克寬曰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啟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書之以著失禮之始凡經書宮廟若西宮新宮桓宮僖宮則吕災而書作新宮合禮則不書也世室屋壞則書作世室合禮亦不書也丹桓公楹刻桓公桷過侈非禮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當立則書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禮則不書

隱五年九月	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劉氏敞曰魯祭周公宜八佾魯公宜六佾羣公宜四佾今祭仲子用六佾是吕仲子僭魯公且以羣公僭周公矣
莊二十三年	秋丹桓公楹	何氏休曰為將娶齊女欲以夸麗示之
莊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刻桓公桷	范氏甯曰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公以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吕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
文十三年秋	七月世室屋壞	杜氏預曰簡慢宗廟使至傾頹 胡傳世室魯公之廟也上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此書世室屋壞不恭甚矣
成六年二月	辛巳立武宮	高氏閌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于公為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輙立者蓋武公教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得謚曰武今季孫行父自多其鞌之功出私意再為立宮聖人書之以著其僭亂妄作之由
定元年九月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立煬宮 萬氏孝恭曰煬宮伯禽之子考公之弟魯之吕弟繼凡自此始昭公已有適嗣季孫舍之不立而立昭公之弟定公恐人議己于是為煬宮立廟以明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蓋國之舊制然爾

即位

高紫超氏曰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一從

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有復舅氏霞峯書見後

隱元年春王	正月	左氏不書即位攝也 杜氏預曰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 正義曰隱以桓幼小且攝君政以待其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是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又云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脩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于文也舊說顏氏及賈服之徒以為國史書而孔子削之若實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故杜詳辨之 觀此則謂孔子削而不書前人已有此辭而杜孔二家亦既詳辨之矣不知宋儒何又復紛紛多事 彙纂曰杜氏之言此定解也胡氏謂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恐未安夫君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之乎
桓元年春王	正月公即位	公羊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何氏休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位之禮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立朝正君臣之位事畢而反凶服 杜氏預曰諸侯每首歲必有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 正義曰桓公歸罪寪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于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于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按孔氏此條字字精當春秋書法皎如日星與先儒之說可以相發明矣 朱子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莊元年春王	正月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則子不言即位隱之也 穀梁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正義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弒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 王氏樵曰朱子以不書即位者非聖人絀之自是魯君元不行即位之禮其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也莊公不行即位之禮公穀以為繼故而有所不忍焉得之矣 何氏其偉曰胡傳以為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夫父死之謂何而急于請命乎且死于外而柩有所承乎 彙纂曰莊公不書即位胡傳之說非也隱莊閔僖外俱書即位豈皆稟命于王若桓若宣若定豈皆內定所受故當從公穀
閔元年春王	正月	啖氏助曰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穀梁之說是也 朱子曰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
僖元年春王	正月	公羊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何氏休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故傳稱臣子一例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正義曰文公成公俱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國君明分制之大禮也　彙纂曰胡傳據高宗諒陰之說引虞商二書以為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親其事今以朱子之言考之則他事可攝即位必不可攝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猶為已私服此不易之定論也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家氏鉉翁曰宣受位于賊臣以為恩而莫之討葬君不以禮廢嫡母而歸之齊首惡之罪何所逃故書即位以討之此桓弑隱之例也　邵氏寶曰即位之禮行則書之不行則否文成以下六君皆行之隱公以為攝而不必行莊閔僖則繼故而不忍行桓宣之行桓宣之志也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案經二月葬宣公成亦未葬而即位同文公之例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楊氏士勛曰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趙氏匡曰即位皆于朔日定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至而即位故書日　王氏樵曰昭公喪至是閏七月矣既越葬期而喪始至喪至五日而定始立蓋意如無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皆不以時其惡著矣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趙氏鵬飛曰繼正）

公至

啖氏助曰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于策夫

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十二公唯隱不告蓋謙讓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以告或恥也或怠也

劉氏永之曰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自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此其易曉也

彙纂曰反行必告則史書其至不告則不書杜註孔疏甚明諸家紛紛或以為遠或以為久或以為危或以為幸失之鑿矣

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會杜氏預曰凡公行不書至者皆不告廟）

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左傳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孫氏覺曰案書至義與二年公至自唐同說皆告廟則書也彼書地此書伐鄭蓋非魯地者皆志以事程子曰不唯告廟又以見勤勞于鄭矣）

莊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公羊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惡事不致此其志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惡事之成也家氏鉉翁曰公輔朔之篡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一舉而犯二罪將何辭以告廟書至不與其至也案桓納鄭突莊納衛朔皆輔不正以尊正聖人特書伐鄭伐衛惡之也抑二君亦不知其非反考示其功以告廟爾）

莊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公羊危之也案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其三皆為娶讎人之女此則親往納幣越國踰年告朔居喪之禮俱廢自後觀社逆女兩年之間三至齊徒必欲得此女而後快且來至而丹楹刻桷既至而使大夫宗婦覿如此崇奉竟忘其為讐人之女春秋屢書不一書其意深切著明矣）

夏公至自齊（王氏樵曰廢魯社觀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況公以觀社為名實窺齊女搖淫名亂所以危而書至也）

莊二十四年秋公自齊（孫氏覺曰莊公親迎于齊當以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于廟春）

莊二十六年夏公至自伐戎（許氏翰曰隱桓世有戎盟至莊公而戎始變渝是以）

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此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僖六年冬公至自伐鄭（穀梁其不以救許致何也伐鄭也胡氏銓曰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

僖十五年九月公至自會（高氏閌曰以會致者始于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

秋志其告廟之實且志其先夫人而至也穀梁曰先至非正此說是也

僖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氏預曰恥見執託會以告廟　彙纂曰淮之會齊以滅項止公聲姜會齊侯請而釋之因以至自會為諱此左氏之說也公

有濟西之役此年伐戎為報怨也以莊公治家與國之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內治書至譏之也

僖二十六年公至自伐齊

穀梁惡事不致其致何也危之也　公羊何以致伐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何氏休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

趙氏鵬飛曰伐楚其功大策勳于廟為得其實此書至以見善者也　吳氏澂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僖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

趙氏鵬飛曰公會于溫朝于王所今乃以圍許至何哉志其實也至自會則若無功至自京師則實不至故以圍許至也

趙氏鵬飛曰公以伐鄭之功飲至也不可以事致擇其大而有功者而已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至自齊

汪氏克寬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不能入覲京師而僅使公子遂朝聘齊使國歸父來聘而公往朝謁歸又告廟顛倒已甚書至譏之也　王氏貫道曰

于壯丘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黃氏震曰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反也

文四年春公至自晉

孫氏復曰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　孫氏覺曰文公之出六致之者四危之也不致者二安之也

穀以項為齊滅而此不發傳

文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高氏閌曰公自去冬如晉則因與衛盟既盟晉而還則又因與鄭會久于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　汪氏克寬曰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于諸侯事天子之禮故聖人于此書之特詳

秋七月公至自會（新城）

按此會為同盟于新城之會傳云從于楚者服也去冬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公于此會為有功以為榮而歸而飲至時楚莊初立方哆然有求諸侯之志徹晉之伯諸侯一舉歸楚故此會實為有補于諸夏公糾鄭衛以往晉不為無功故前書同盟而此書

文十七年秋公至自穀

高氏閌曰公不與扈之會而及齊盟穀茍免齊難書至自穀則不會扈可知矣　趙氏鵬飛曰穀之盟不當盟而盟忍怨以自辱扈之會當會而不會棄義以從仇聖人惡之書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復書諸侯會于扈而秋則書公至自穀以著公之失所從也　汪氏克寬曰明年齊商人

公嘗如齊矣未嘗至此何為至公反自齊而覺嫌以齊故也

宣四年秋公至自齊

家氏鉉翁曰公比年如齊皆備書之非惟危公亦以正齊侯黨惡之罪　汪氏克寬曰盟會之書至始于桓公之盟唐朝大國而屢書至始于宣公之如齊義危桓宣之不得返而又數其不見討也

宣五年夏公至自齊

左傳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杜氏預曰公既見止連昏于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人而于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之以示過　汪氏克寬曰宣公五如齊惟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掩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